

# 雪化了变成春天

一场雪后,世界陷入封冻之中,一切都仿佛凝固了。视野里一片白茫茫:近树白了,白成了冰树琼枝;远山白了,白成了玉龙银蛇。呼啸的风带来了气温骤降,雾霾消散无踪,天空晴朗,雪却依旧没有丝毫融化的迹象,空气中弥漫着奇寒凛冽的气息。

一脚踏入冰雕玉砌的世界,顿时被彻骨的寒意浇了个透,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踩在积雪上,踏雪而行,脚下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前行的脚步被雪牵绊,不能自如灵动地控制身体平衡,摔一跤是常有的事。人在厚厚的积雪中行走,简直像一个被操控的机器人,动作那么不协调。我知道,这场雪掌控着人间,也决定着我们离春天还有多远。

回望走过的路,雪地上留下了一行行脚印。这一行行脚印,仿佛是有韵律的抒情诗,抒写着我们对春天的渴望,也丈量着春暖花开的旅程。前路漫漫,但是我知道,走着走着,就走到了春天。

我一直记得多年前,我在课堂上问孩子们:“雪化了变成什么?”孩子们用稚嫩的童音回答:“雪化了变成春天!”那样一个诗意的答案,真的是让人心动啊,我心中的喜悦顿时像花朵一样绽放开来。

其实诗人雪莱早就参透了生活的诗意秘密: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春天来临之前,通常会有一段冰天雪地、奇寒难耐的日子,用来考验我们是否坚守着对生活的热爱。“温暖前最寒冷的时刻”,这是我

们乘坐开往春天的地铁必经的一站。我们应该张开双臂,热情地迎接这个时刻。生活向我们证明,禁得住严寒的考验,必然会抵达春暖花开的终点。

雪化了变成春天!因为冰雪封冻,我们的心却是暖的,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温暖的向往。雪化了,真的会变成美丽的春天。那么,雪是先从哪里融化的呢?

雪是从山上开始融化的,你看山间的那一抹白,在阳光的照射下慢慢消失了。冰雪消融,流水汨汨而下。山被雪水洗过,显得那么洁净;山的轮廓仿佛被重新勾画了一遍,那么清晰。山中冬眠的小兽们,感受到天气回暖,一定软软地翻了个身,打了个呵欠,准备跟春天一起醒来。

雪是从原野上的一角开始融化的,你看那向阳的坡上,积雪只剩了浅白的痕迹,下面的土地潮润润的。雪落无声,雪化有痕,融化的积雪勾勒着通往温暖的路径,为沉睡的草儿指明生长的方向。都说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其实小草不是春风唤醒的,而是融雪唤醒的,他们早早就感知到醒来的气息。草儿比我们想象的要敏锐许多,万物永远掌握着与大自然沟通的密码。

雪是从温暖的屋顶开始融化的,雪是从无际的麦田开始融化的,雪是从柳梢上开始融化的……雪是在第一只虫儿翻身的时候开始融化的,雪是在第一只蜂蝶睁开睡眠时开始融化的……雪化了,变成春天!  
文/王国梁



寒冬花事

花,给人印象是百媚千娇,是春天里浓墨淡彩的装饰。文人墨客的诗词里,冬天专属的花好像除了雪花、冰花就是霜花。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诗中梨花只是雪花的幻影;“不知庭霰今朝落,疑是林花昨夜开”,枝头白花,只是雪花的替身……

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南地区人来说,雪花反而是稀罕之物,我眼里的冬天依然上演着一场孜孜矻矻的花事。

梅花是冬的影子,总是随着冬一起降临。阳光下、寒风中,就那样伶伶俐俐悄悄爬上枝头,待东风把片片树叶抛洒得满地凌乱,它则骄傲地绽开黄色、红色或白色的花瓣,一朵

朵,一串串,顶着风、迎着雨,如琥珀晶莹剔透,似白玉冰清玉洁。不争不怨,不娇不媚,唯有那缕缕幽香,刺破冬的寒意,沁人心脾。无论是花树的苍遒清秀,还是花朵的艳而不俗,都让人心醉神驰,以致它成为古今诗人画家案头宠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如果用它炮制成一壶香茗,那又是另一番韵味。

在我心里,冬天的花能与梅比肩的非贴梅海棠莫属。在它面前,我唯有用沉默面对沉默。它太硬,仿佛骨子里就从来没有沾染过软弱二字。外表颜色沧桑,除了利刺般的虬枝便是仰望长空的静默,没有叶片也没有花朵。有人对它望而生畏,有人对它漠

然视之,我对它则是发自内心的敬畏。敬畏它的骨气、敬畏它的深邃。它很容易被人遗忘在时间的拐角,可是,在万物凋零的深冬,它却仿佛一夜之间冒出片片苍翠,风揭开它掩藏在冰冷外表下柔软的内里,每一个坚硬的枝丫间,冒出星星点点,惊艳了时光,惊艳了每一个对视的瞬间。我的心,总在它高冷的花蕊里沦陷。

山茶花是冬的贵族,它含苞的时间特别长,九月开始就满枝缀满绿色花苞,却把艳丽深深包裹,直到冬天一场场大雾轮番催促,它才骄傲地舒展筋骨,顶着滴滴露珠露出微笑,一朵朵花如绸似霞,身姿丰盈,端庄高雅,宛如一团

团火焰在枝头燃烧。那花,一直要灿灿烂烂绵延到来年春天,花瓣凋零之时花蕊里又冒出新的花苞。看别的花一年年生离死别,绽放又凋谢,它却一直在绽放或者走在绽放的路上,自然浑身上下都洋溢着贵族的气息了。

寒冬的花,还有那一嘟噜一嘟噜米黄色的月桂、娇艳的水仙、文雅俊秀的君子兰、红得耀眼的一串红、清高的枇杷花、来得过早的迎春花……

原来,冬天,并不是雪花的专场,那孜孜矻矻的花事,就在寒风中循环上演。我并不是特别爱花的人,却期待在一朵花间静静地沉睡,直到一觉醒来就是春天。  
文/唐雅冰

## 这一畦地

这一畦地我是第三次翻了。

去年秋天,我开始进园种菜。之前是别人种的,刚起过花生,收获不错。我翻了地以后,因为其时正读《采薇》,有些感触,种了豌豆。花呈水红,豆类饱满,藤子都爬到院墙上了。那些花儿,我拍下来了,存在电脑里面。如果有机会出书,一定要用的。今年午季再次翻地,种了3样东西,玉米、芝麻、山芋,都不理想。玉米收了几棒,糯,甜。芝麻开了不少花,后来却都枯了。山芋只跑藤子,手指头大的块根都没结。现在是第三次翻,由于土有些沙化,说种胡萝卜好,排蒜也行。想试试看。美满的婚姻是找对合适的人,种菜要有好收成,也要找对合适的种子。

懒人的地越挖越短,勤快的人,地越挖越长;懒人的地里,草比蔬菜茂盛,勤快人的地,就是边边拐拐,都锄得比广场干净。过去的人,非常尊重土地,觉得空在那里,是极大的浪费和犯罪;现在有些人,特别是年轻人,对土地没有感情,这是令人担忧的事。没有土地,哪来蔬菜;犹如人离了土地,就没有了根。

今夏到过北京。话说万寿山是一筐一筐土的堆积,万里长城是一块一块的砖垒成,地是一锹一锹挖出,草是一锄一锄锄掉。哪里漏了一锹,地就板结;哪里少了一锄,就长草给你看。我拿的是把日锹,锹把卯榫松动了,夹手,得戴手套。锄是竹把,光滑,合手,油光可鉴,手感极好。

挖地要耐得住寂寞,这是出力气的活,不用动脑筋,流点汗水而已;可以想些心思,或者看看草根、泥块、蚯蚓、秋虫等等,也可背背“汗滴禾下土”“我爱这土地”,或者唱唱“绿叶对根的情意”。做任何一件事,只要是认真的,都有孤独的时候。就说骑行,虽然大队人马,但是各骑各的,别人都跑到前面了,你只能独行。就说舞场,看上去都挺开心,其实,很多人是孤独狂欢。然而,这个时候,也是灵魂最自由的时候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。

我种过很多品种的蔬菜,最喜欢的是豇豆。从五月,吃到七月,生生不息,吃不完的。还有黄瓜。还有韭菜。还有紫茄子。还有菊花脑。等等。一部电影里有句台词:“如果她是一种植物,我的眼光就是水,这样浇灌了3年,或许她从来没有想过她如此滋润的原因。”我想,蔬菜们都懂的。

不管你怎么样想,蔬菜该怎么长还是怎么长。发旺也好,不发旺也好,都是自己的主人。这正是我佩服她们的地方。

没想到这一畦地,居然藏着这么多想法。文/徐斌

## 思露花语

人有才气还不够,还要有才智,方可有所作为;人有才能还不够,还应有才略,方可大有作为

一个有思想的人,才会有思路;一个有思路的人,才会有出路;一个有出路的人,才会有出息。

人生中无论有多少挫折,都是对生命的考验;生命中无论有多少曲折,又都是人生的转机。

人情无常情,时冷时暖,故冷暖自知释然就好;世态无常态,或炎或凉,故炎凉自觉豁然就好。

志者的心中,从来不会没有目标;庸者的心里,更多时候只有目的。

所以一路同行,一定是志同道合;所以分道扬镳,未必是人各有志。

无论语无伦次,还是词不达意,原因很简单,因为没有正常的思维和健全的头脑。

真正的危难并非危难本身,而是面对危难束手无策;真正的厄运并非厄运本身,而是面对厄运坐以待毙。

大凡错过,如果是第一次,可能是偶然,如果是第二次,可以说巧合,如果再三再四呢,那一定是必然。

古语云:哀莫大于心死。所以,“忘”,心都死了,还奢望能记住什么;“盲”,眼都瞎了,还奢望能看清什么……

与其自我陶醉,并因陶醉而迷醉,远不如赞赏他人,并因赞赏而欣赏。

沉默是金。为什么?因为有些话无知,说了反而显得幼稚;有些话无趣,说了反而显得乏味;有些话无聊,说了反而显得俗气。  
文/巴特儿